

俄國哲學史論文集選譯之四

伯林斯基——偉大的

思想家和革命民主主義者

中國人民大學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教研室

北京 一九五三年

893

中國人民大學
Народ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тая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教研室
Кафедра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го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俄國哲學史論文集選譯之四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4-ая книга)
伯林斯基——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
民主主義者
Берлинский——великий мыслитель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демократ
И. Я. 施潘諾夫著
И. Я. Щипанов

譯自國立莫斯科大學哲學系與俄國哲學史教研室編
『俄國哲學史論文集』，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莫斯科一九五一年版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философским факультетом и кафедрой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ГУ.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1 г.

北京 一九五三年 ★ г. ПЕКИН, 1953 г.

書號：總2—5

**伯林斯基——偉大的思想家
和革命民主主義者**

著者：И. Я. 施 潘 諾 夫

譯者：中國人民大學
研究部編譯室

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二日第一版

② 1396——3009(8+3001)

一
上一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俄國社會思想發展中最有名的思想家，便是十九世紀俄國古典哲學創始人、革命民主主義者、俄國社會民主黨早期的前驅者伯林斯基和赫爾岑二人。

伯林斯基十四歲時，俄國發生了革命貴族十二月黨人的起義。這次起義雖然沒有成功，而且沙皇政府血腥地鎮壓了參加這次起義的人，但是它對俄國社會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發展却有很大的作用。十二月黨人的起義喚醒了新的一代前來參加社會的和革命的活動，這新的一代就是伯林斯基、赫爾岑、奧伽遼夫等人。

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伯林斯基文學創作的年代——正是俄國農奴制危機日益尖銳，各處農民紛起騷動，同時西歐各國革命事變又風起雲湧的時候。這一切自然不能不反映在伯林斯基的世界觀上面。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全部政治思想鬥爭的焦點，集中在農奴制及其後果上面。當時在革命民主派和農奴主自由派陣營間形成了一條明確的界綫。當時身受農奴制壓迫的農民階

級已經起來進行解放鬥爭，而伯林斯基便是這個農民階級底利益和希望的代表人。他領導着蓬勃勃的革命民主派陣營，不但向農奴主，而且向自由派作鬥爭。

伯林斯基一生都爲了使農民掙脫農奴制壓迫而鬥爭。他全部的文學批評、政論和哲學方面的活動都爲這一解放鬥爭服務，他把自己畢生的偉大精力和革命熱情都貢獻給了這一個鬥爭。

十二月黨人被迫害之後，以尼古拉一世爲首的殘酷反動勢力在很長一個時期裏統治着俄國。沙皇及其屬從無情地扼殺一切有生命力的思想，橫暴地殘害一切抱有異見的人，並且設立了『第三廳』來『保衛俄國國運的基石』，尼古拉一世諭令貴族們經常地、密切地注視青年人的思想與道德。根據尼古拉一世的指示，國內設立了一個非常嚴厲的書報檢查機關，它的使命就是睜大眼睛看住出版界，不讓『謀反的思想』漏網，以致損害『專制政治、正教教會、國民精神』的基石。沙皇政府把進步作家當做最危險的份子看待，攻擊他們，驅逐他們，迫害他們，發配他們充軍，把他們囚禁起來，或送到流放地去。但是，儘管尼古拉的反動勢力那樣殘酷，書報檢查和憲兵的監視那樣森嚴，在那些年代裏卻誕生了俄國的古典哲學，這個哲學的創始人就是伯林斯基和赫爾岑。

維薩里昂·格里哥利也維支·伯林斯基於一八一一年生在斯維爾波格一個醫師的家庭裏。他的父親參加過一八一二年的戰爭。到一八一六年，伯林斯基的父母就搬到平茲省欽伯爾城去住，他的父親就在那裏做全縣的醫生。

這位俄國未來的思想家和批評家的父母過着清寒的生活。他的父親雖然是個有教養的人，但是他在家裏卻很專制和粗暴。

伯林斯基小時候就喜歡讀文藝作品，不久他的博學就使同學和教員都覺得驚奇。他自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五年在欽伯爾縣立小學求學，自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二九年在平茲省中學求學。當時省城裏的生活單調而又寂寞。但是這種生活對這位未來的批評家不是浪費，它以關於農奴、貴族、地主、官僚、僧侶、商賈們底生活的實際知識豐富了他愛好知識的頭腦。這時候青年伯林斯基已經不僅有了很充實的關於國內各階層生活的知識，而且非常同情被壓迫的人，他親眼看到地主對待農奴和家僕的專制作風和不法行爲，心裏充滿着憤恨。伯林斯基在中學裏最要好的朋友是一個家僕的兒子，名字叫德米特里·卡里寧，這一段友誼後來便成了他寫劇本德米特里·卡里寧的動機，而且也是他寫這個劇的繁材。

一八二九年伯林斯基離開中學，進了莫斯科大学語言學系。他是以「官費生」的資格進大學的。貧困、體弱和多病使他不能按規定的期限參加考試。學校當局在一八三一年的時候，便把這一點作爲冠冕堂皇的理由，說他「體質羸弱，才幹有限」而把他開除出校。但是，開除的真正原因，卻是伯林斯基在一八三〇年寫了劇本德米特里·卡里寧，又在一八三一年把它交給莫

斯科大學教授們所組成的委員會審閱。德米特里·卡里寧這個戲在藝術方面雖然比較差一些，但是它反農奴制的性質卻很鮮明。年輕的伯林斯基在這個戲裏就已經提出了俄國當時最迫切的問題——農奴制底危害性的問題——並且還痛斥了農奴制。伯林斯基用反農奴制的思想來響應拉吉舍夫，十二月黨人等對他起過影響的俄國先進人士。德米特里·卡里寧這個劇本激起了審查委員會老爺們的怒火。這些老爺們嚇唬伯林斯基，說要把他送到西伯利亞去。結果這一個戲便成了他被學校開除的原因。

伯林斯基終生不懈地與農奴制和農奴制的辯護士作鬥爭。即使在所謂『向現實妥協』的那幾個年頭裏，他還是一樣地譴責農奴制。偽裝伯林斯基朋友的自由主義者曾經要過不少花樣，想叫他『厚道一點』，不再和農奴制及其代言人作鬥爭。但是他們這些妙計卻未曾得售。伯林斯基認為反農奴制、反沙皇的鬥爭就是他生活的意義。而所謂『斯拉夫派』和『西歐派』們對於伯林斯基的惡意和仇恨所以如此之深，原因也就在於此。

伯林斯基被棄在大學門外之後，就獻身於雜誌界的文學批評工作。從一八三三年到一八三六年，他都在納傑日丁的雜誌望遠鏡及其副刊雜誌上工作。他在這些雜誌上把許多法國作品譯成俄文。而除了翻譯之外，他在這時又寫了很多文學評論，其中最好的一篇是文學的幻想——一篇散文體的哀歌，一八三四年發表在雜誌上面。

文學的幻想這篇文章給伯林斯基帶來了光榮，人們都推崇他為有自創力的作家和思想家，

他成爲了文學批評家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伯林斯基的名字從這時候起就成爲了俄國社會思想和文學批評的發展中的一面堅定不移的旗幟。這篇文章固然含有好些不正確的和唯心論的原理，但同時也含有着合理的內核。

這位年輕的思想家在這篇文章裏就提出了辯證的世界發展觀的思想。固然，他是從唯心論方面，以世界理念作基礎來說明這種發展的。但是，他在這篇文章裏提出了文學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這一條寶貴的原則，並從這時起開始熱烈地爲這一原則鬥爭，同時他又指出文學必須表現人民的內在生活。他在這篇文章裏檢閱了俄國的文學界對格里包耶多夫、克雷洛夫和普希金的創作評價很高；他宣傳了對人民羣衆進行啓蒙教育的必要性，並且在很多地方談到了俄國的偉大作用。

文學的幻想引起了一場激烈的論戰。朋友們都慶賀伯林斯基，而那些官方思想體系的應聲蟲、那些進步力量的敵人（歐唯遼夫、布爾加林、森柯夫斯基、格列奇等）則攻擊這一個年輕的思想家和批評家。值得指出的是：普希金對伯林斯基的早期論文早就已經有了很高的評價。這位詩人曾經抱憾沒有能够親自和伯林斯基見一次面。

伯林斯基接着發表的長篇論文有：論俄國中篇小說及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說（一八三五年）、論巴拉廷斯基的詩（一八三五年）、別尼傑克采夫的詩（一八三五年）、柯立卓夫的詩（一八三五年）、無事之談（一八三六年），評『莫斯科觀察者』的評論和文學議論（一八三六年）、

論道德哲學的一種體系（一八三八年）。

一八三六年初，伯林斯基認識了巴枯寧，同年夏秋兩季他到巴枯寧父親的田莊發略姆欣村去作客。在這個村子裏，他和巴枯寧跟另一些朋友一起研究斐希特的哲學。必須指出：他們研究斐希特的哲學，是根據巴枯寧的翻譯來進行的，因此在起初的時候，伯林斯基對斐希特哲學的理解並不正確，對這一哲學評價過高。但不久伯林斯基就看出斐希特的哲學是主觀的、無益的，它引人離開活生生的現實走進幻想和空想的世界，它教人相信死氣沉沉的抽象思想。

伯林斯基在一封寫給巴枯寧的信裏批評過斐希特哲學體系，他寫道：『我尊敬思想，重視思想，但是我所尊敬、所重視的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思想……以感覺生活在現實中間的人，他勝過以思想生活在透明體中（即生活在現實外）的人……彼得大帝（他是個頂蹩腳的哲學家）對現實理解得比斐希特更多更好，每個歷史活動家對現實的理解都比他好。』（伯林斯基哲學文選，第一卷，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第五四四頁）

伯林斯基這一封給巴枯寧的信中表示了他對斐希特哲學體系的態度，他寫道：『我在他那裏逗留過一些時候，多半是爲了和你作伴，使你一個人不致於寂寞。』

伯林斯基和斐希特哲學的接觸，對他的創作並沒有很大的影響。伯林斯基常常發揮個人和人類道德修養或道德自由的思想，但是普列漢諾夫和另外一些研究者把這個思想和斐希特的思想硬扯在一起卻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爲誰都知道，伯林斯基在著作中提出這些思想的時候，

還在他閱讀裴希特哲學之前。

一八三六年在望遠鏡雜誌上發表了查達也夫的哲學書簡。哲學書簡在基本上是錯誤的，具有宗教的、神秘的色彩，但是其中也批判農奴制、批判正教教會的作用、批判宗法制度和社會的停滯。當然，這封信的這一方面在統治集團和「斯拉夫派」中間引起了憤怒的風暴。有人把信的內容報告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刻下了一道命令，宣佈查達也夫是瘋子，而同時望遠鏡雜誌被封，那個使這封信漏檢的檢查官則被免職，雜誌主編納傑日丁被判流放。

望遠鏡雜誌關門以後，伯林斯基失掉了收入的唯一來源，生活景況越來越苦。他實實在在地在挨餓。當時他寫了一部俄文文法，年輕的批評家想出版這本文法，靠它略略改善一下自己的物質景況，但是他這一個希望後來又成了泡影。

一八三七年夏天，伯林斯基靠了朋友的資助，到帕幾高爾斯克去養病。他在那地方認識了萊蒙托夫。他在帕幾高爾斯克常用書信體的論文寫信給伊凡諾夫、巴枯寧和阿克沙可夫，這些書信對於研究他當時的世界觀很有價值。

伯林斯基從北高加索回來後，和巴枯寧、卡德可夫共同研究黑格爾哲學。他在黑格爾哲學裏找到了一些論證，使他更能肯定自己在一八三七年下半年裏形成起來的思想。但是伯林斯基並不是黑格爾和其他別的思想家的模倣者，他對他們都有批判，他是一個獨立的思想家。黑格爾哲學中使他最感興趣的是發展的辯證法思想。伯林斯基用批判的方法克服了黑格爾哲學的弱

點，即使他在研究黑格爾時有時迷失了道路，他也很快就會發覺自己的錯誤，立刻改正自己的觀點。

這一個時期，伯林斯基曾一度向昏庸的、腐朽的尼古拉王朝底現實妥協，因為這件事情，他和若干朋友展開了激烈的論辯，發生了意見上分歧。這段向現實妥協的時期一直延續到一八三九年末。

伯林斯基靠阿克沙可夫的幫助找到了一個工作——到君士坦丁堡區學校去當教員。但是，因為沒有大學畢業的文憑，不多久校方就把他解聘了。

一八三八年春，伯林斯基到莫斯科觀察者雜誌去工作，這回他真的當了主編，還吸收了斯丹凱維奇、巴枯寧、波特金、柯特略采夫、阿克沙可夫、柯立卓夫等人參加該雜誌工作。伯林斯基在莫斯科觀察者上發表了一百多篇關於文學、戲劇、歷史問題的批評文章。這一時期他的批評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有評『馮維津全集』、評扎果斯金『尤里·米羅斯拉夫斯基』、評莎士比亞原著波列伏依翻譯的『哈姆雷特·丹麥的王子』和評拉席契尼柯夫的作品等一些論文。

伯林斯基在這一雜誌上還發表了他自己寫的一個劇本五十歲的老人家或怪病，該劇在一八三九年曾由俄國的大演員史遷普金在舞台上舉行義演。

莫斯科觀察者的工作佔去很多的時間和氣力，而伯林斯基所得的報酬却少得可憐。批評家伯林斯基這時寫了封信給祖國誌的發行人喀拉也夫斯基。這年秋天他由莫斯科搬到了彼得堡，

耗費很多的精力參加祖國誌的編輯工作。喀拉也夫斯基這個人是個精明的事務家，他是出版家，而對於那些在物質上依賴他的作家和批評家卻是一個喪盡天良的剝削者。

伯林斯基主持祖國誌的文學批評和書報評論專欄，他使祖國誌變成了當時俄國出版界中最出色的雜誌。喀拉也夫斯基無情地把雜誌的許多繁重的工作都壓在伯林斯基身上，他要這位批評家不但批評與文學問題有關的書籍，而且還批評農業、醫學乃至於星相、詳夢等類的書籍。這種種情形都對伯林斯基孱弱的身體起了很壞的影響。過了幾年，他的健康一天比一天地壞了下去，而物質的境遇還和從前一樣的困苦。被稱為『不是人，而是鬼』的喀拉也夫斯基要在批評家身上榨取最後一滴血，他不讓伯林斯基集中力量去研究自己最關心的問題。

從伯林斯基在祖國誌所發表的許多論文中，可以看出他當時向俄國現實妥協的傾向。在這篇文章中有：評格林卡的『波羅金諾大戰隨筆』、評格里包耶多夫的『聰明誤』、門策爾——歌德的批評者、茹可夫斯基『波羅金諾大戰的週年』，一八三八年六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大學慶祝會上的演說等篇。此外一八四〇年在祖國誌上發表的那些妥協性的文字，實際上也都是伯林斯基在一八三九年底寫成的。

後來伯林斯基更深入一步看清了當時的現實，再加上他和自己朋友之間的劇烈的論辯，使他在一八三九年末和一八四〇年初那段時間就知道自己向尼古拉王朝的現實妥協，原來是迷失了方向，他立刻就斷然地責備自己：『我醒來了，回想一下我過去的夢，真叫我害怕。』（伯林

斯基書信集，第二卷，一九一四年俄文版，第一八六頁）——關於自己，他寫過這樣的話。

伯林斯基從前主張過向現實妥協的思想，但是此時他宣佈這種思想是癡人說夢，他咒咒這種思想，他此時認為尼古拉王朝的現實祇是一些腐朽的和卑鄙的現實，這種現實正在扼殺一切活着的和進步的事物。伯林斯基此後所寫的一切文章，特別是他的信件，都含有譴責和批評專制農奴制現實的色彩。

伯林斯基在四十年代之初，由於國內反農奴制鬥爭和解放運動的高漲，由於他已經認識了西歐的革命事變，讀了一些西歐的政治著作和社會主義著作，立場便轉到了空想社會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上來。此後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日都堅持着這種立場。

在四十年代的前半期，伯林斯基逐漸掙脫了唯心論自然觀的束縛。對他這個由唯心論到唯物論的轉變起了一定作用的是赫爾岑的科學中的淺嘗派、論研究自然的書簡、俄國和西歐科學家們的自然科學理論、十八世紀法國啓蒙學者的作品和費爾巴哈的宗教底本質。但是伯林斯基的走向唯物論，與其說是由於書本，倒不如說是由於對現實歷史條件的分析，由於對當時俄國社會鬥爭的分析。

一八四五年那年，伯林斯基讀到了德法年書，上面刊着馬克思的評歐洲問題、黑格爾法權哲學批判等著作，以及恩格斯的論文政治經濟學批判概要。伯林斯基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著作評價很高，他覺得最可惋惜的是這樣的問題不能在俄國公開討論。

伯林斯基使祖國誌（該雜誌在一八四六年前由伯林斯基主編）變成了社會主義、唯物論、無神論思想的苗圃和俄國文學批判性現實主義思想的園地。因為有伯林斯基的參加，祖國誌這本雜誌的影響很快地就擴大了。讀者們，特別是那些青年讀者們，總是抱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下一期的祖國誌，他們非常貪婪地搶着要讀伯林斯基的文章。

伯林斯基在社會輿論界的聲望和影響愈來愈大，使那些反對他的人感到了不安，他們在彼得巴夫洛夫斯克要塞裏爲他準備了一個『暖監』。伯林斯基的讎人——布爾加林、格列奇等人——都給『第三廳』寫密告書控訴批評家，要求當局給他嚴厲的懲罰。奧爾洛夫公爵吩咐手下的檢查官對伯林斯基一切準備付印的文章都『加以最慎密的審查』。

伯林斯基在彼得堡認識了果戈理和青年作家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岡察洛夫等人。伯林斯基批評這些青年作家們創作的文章，對他們的成長是有很大幫助的。

伯林斯基的偉大功績在於他從一八四〇年起，每年都要對已往一年的俄國文學作一次文學批評方面的概述，最初六年的概述都發表在祖國誌上，後二年的論文一八四六年文學一瞥、一八四七年文學一瞥都發表在同時代人上面。

這些文學批評的概述之所以有意義，還不僅在於伯林斯基每年都替俄國文學的發展作一個年度的總結。他在這些概述裏發揮了自己的哲學觀點、美學觀點和文藝批評觀點，熱烈地與『固有國民精神』的發言人、與『斯拉夫派』、世界主義者西歐派及農奴主自由派陣營的其他

代表人物鬥爭。伯林斯基衷心不二地堅持着藝術的批判性現實主義的原則，始終不懈地爲啓蒙運動、爲藝術的思想性和社會作用、爲文學的人民性而鬥爭，同時也不顧一切地揭露了藝術中的唯心論。

伯林斯基在祖國誌上一連發表十一篇文章，專門用來全面地分析普希金的創作。這些論文是評論這位天才的俄國詩人的最好的文章。伯林斯基對果戈理、柯立卓夫、傑爾查文、克雷洛夫、萊蒙托夫、奧多耶夫斯基、梭羅古勃及其他許多俄國作家的創作都作了深刻的分析。

此外，伯林斯基還寫過許多關於歷史、哲學、美學、批評和其他問題的論文。這些論文對於分析作者世界觀和研究當時那個時代的思想鬥爭都有很大的意義。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有：論格列可夫和柏格曼合著的『英明的俄國改革者彼得大帝行傳』、論洛楞思著『世界通史入門』、論麥爾刻維支著『小俄羅斯歷史』、論斯麥拉葛多夫著『近代史入門』、論格里哥里耶夫著『俄國的猶太教派』、論達旦林諾夫著『理論唯物論哲學入門』、論蘇著『巴黎的秘密』和彼得堡與莫斯科、談談批評、學究先生、文學一詞的通義、民間詩歌導論、論俄國文學史等論文。

伯林斯基寫給赫爾岑、波特金、巴枯寧、安留科夫等人的許多信件以及他同時代人所寫的回憶錄，對於研究他的政治觀點和哲學觀點的成型過程和研究當時的政治思想鬥爭都有極大的價值。由於檢查官的監視而不能在論文中直說的話，伯林斯基都把它們源源本本地表達在不拘形式的談天裏，表達在『託便』帶交給朋友們的信件裏面了。

一八四六年初，伯林斯基離開了喀拉也夫斯基的祖國誌到涅克拉索夫的同時代人去工作。一八四六年，批評家爲了要恢復因雜誌的工作過重而損壞了的健康，曾經在南方渡過了一整個夏天。

伯林斯基在同時代人上除了發表過兩篇俄國文學的年度概述以外，還寫過果戈理的『與友人書選』、答『莫斯科人報』、當代評論、評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窮人』等文章。

伯林斯基在一八四六年寫了篇論文柯立卓夫的『生活和作品』，是柯立卓夫文集的序言，在涅克拉索夫的彼得堡集裏面，有伯林斯基的一篇論文關於俄國文學的意見和評論。

一八四七年春天伯林斯基出國養病，到秋天才回來。他到過斯但丁、柏林、德累斯登、查利茨堡、愛森那黑、梅恩河上的法蘭克福、梅恩、科恩、布魯塞爾、巴黎。他在旅行和休養的時期裏遇到了赫爾岑、屠格涅夫、巴枯寧、安留科夫、波特金和沙仲諾夫。

伯林斯基在查利茨堡接到果戈理的信，這位大作家怪批評家不該寫論果戈理的『與友人書選』這篇批評文章。一八四七年七月三日伯林斯基寫了有名的致果戈理書。他在這封信裏以磅礴的力量雄辯地指出了藝術的社會功用，他熱忱地捍衛着唯物論的、無神論的和革命民主主義的思想，痛斥那俄國的沙皇政體和農奴制。

致果戈理書實際上成爲了伯林斯基在思想上的遺囑。這封信秘密地到處流傳，有很多人因爲讀這封信而被沙皇政府抓進了監獄，流放到西伯利亞去服勞役。在伯林斯基死後很長的一個

時期內，沙皇政府仍不准文學界提到他的名字。

一八四八年二月，『第三廳』接到好些匿名的密告信，控告伯林斯基和他的朋友。有一份密告中寫道：『伯林斯基專心致志攻擊我國已往作家……無庸置疑，伯林斯基及其門徒此種筆調，目的顯係欲求提高個人文章聲價，彼等雖無隻字提及共產主義，但其文章中頗不乏與共產主義雷同之點，而青年一代閱讀此種文章，均將成爲十足的共產信徒矣。』（列姆凱：尼古拉的憲兵，第一七四頁）

三月裏『第三廳』收到一封題作爲俄國前途計的匿名信。『第三廳』懷疑這封信的作者是伯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決定先去取他們的筆跡來核對，以便開始偵查。伯林斯基這時已經病得快死了，當『第三廳』二次派人傳他去『面謁』杜伯里特的時候，他已經不能走路，祇好寫了封信作答。

伯林斯基於一八四八年六月七日在彼得堡逝世，年三十七歲。遺體由他的好友安葬在伏爾克墓場。

* * *

伯林斯基的政治觀點和哲學觀點都有過一個巨大而複雜的演進過程，這個過程基本上是沿着上升的路線進行的。『我改變信念，』伯林斯基曾向岡察洛夫表白：『這是真的。可是改